

电视剧《国家孩子》——一首民族团结的赞歌

◎刘国东



《国家孩子》剧照

内蒙古享有“模范自治区”的荣誉称号,在促进民族团结上具有光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内蒙古创造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要求我们在党史学习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电视剧《国家孩子》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4个孩子从上海来到内蒙古,并扎根内蒙古的人生经历和命运,带领观众重温这段“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党史佳话。

《国家孩子》是内蒙古感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有力例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上海、江苏、安徽等地饥荒、灾害频繁,几千个被政府收养的孩子生活困难重重。该消息传到党中央后,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商议解决对策,乌兰夫同志主动提出让内蒙古人民把这些孩子送到了内蒙古,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国家的孩子”,把他们抚养长大的是内蒙古母亲。在这次行动中,内蒙古人民兑现“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诺言,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办的任务,确保这些“国家的孩

子”茁壮成长。内蒙古地区当时同样经济困难,本身也不富裕的内蒙古各族群众主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承担起这份国家责任。在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中,“国家”是这些孩子鲜明的身份特征,是时间永不磨灭的珍贵印记,也是内蒙古感恩、听党话、跟党走,铸牢民族团结生命线的最好印证。

不久前,年近八旬的蒙古族老人都贵玛获得“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再次让人们想起“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段历史佳话。获得“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都贵玛老人在她19岁时,与28个上海孤儿“相依为命”,成为孤儿们的共同母亲。在她悉心照料下,28名孤儿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人夭折。这段民族团结互助的佳话背后,是内蒙古人民大爱无疆精神的展现,是内蒙古人民“守望相助”、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体现。

《国家孩子》是内蒙古诠释“三个离不开”精神内涵的红色宝贵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电视剧《国家孩子》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用个人命运讲述人物,用国家命运去推动人物。剧中的孩子们从车辆穿流的闹市来到骏马奔腾的内蒙古,从生活的织锦中回味那些来自祖国南方的丝线、感受内蒙古的博大与恢宏。因为,历史把这一切都融化在了一起,如一幅完美的画、一首和谐的歌,让我们深切感受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迁徙。在内蒙古母亲温暖的怀抱中,来自南方的孤儿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感受到了内蒙古人民的深情厚谊和养育之恩。汉族、蒙古族、鄂温克族、朝鲜族……来自南方的3000多名孩子走进了不同的家庭,与他们融合在一起,这是一曲民族团结和睦的赞歌,是时光永远不能忘却的珍贵印记。

纵观全剧,无处不印证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道理。这首血液于水的民族团结互助赞歌感动天地,可歌可泣、动人心弦、令人难忘。



图为演唱会歌舞节目《云水自逍遥》剧照(马莉雅摄影,刘浩君演唱,李克婧伴舞)。

日前,“放歌新时代——内蒙古原创歌曲演唱会”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1400平米演播室成功举办。演唱会14首原创歌曲是“放歌新时代”征歌活动评出的部分优秀歌曲,表达了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各族儿女紧密团结、携手同心、守望相助、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征程。

演唱会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化特征,《永远的牧歌》(苏日塔拉图词、方琿曲)、《我是你放牧的那朵云》(陈道斌词、乌力格曲)、《天上的云朵》(吕燕卫词、乌拉特民歌改编)等作品,以抒情的笔法诉说着对故乡的依恋,让观众品味草原味道;《云水自逍遥》(李兰词、安然曲)以山水淡雅的色调,表达了内敛质朴、端庄优雅的古韵韵味。

《时刻把百姓挂心间》(万卯义词、贾一英曲)来自心底的呼喊,让人们感受到“活着就要为民谋幸福,因为咱是共产党员”的家国情怀;《万岁的祖国》(克明、李昕词、李兆珏曲)恢弘大气,以颂歌的形式表达奔涌不屈的力量,抒发了对大地母亲的深情眷恋;《绿水青山好家园》(康也维词、郭子杰曲)以清新的民歌风,为绿水青山好家园唱响赞歌;《爱上敕勒川》(宋和平、呼和词、李凯稠曲)融草原于城市,展示“万里茶道、草原丝路”阴山南北幸福好家园,诉说着壮美敕勒川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参加此次演唱会的歌曲,体现出了高超的艺术创作水准。《风儿的诉说》(康也维词、刘武斌曲)采用同主音大小调进行远关系转调,调性色彩对比鲜明,音乐大气舒展,引发听众强烈情感共鸣,结尾的补充终止意犹未尽,使人回味无穷。《远大前程》(吕燕卫词曲)配器音乐中坚实的脚步声,让人感受到力量的凝聚,寓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各族儿女砥砺前行、携手共进的豪情。

歌曲是文化的符号,具有同一性。中华民族早在《尚书》就有“歌”

的记载。《尚书·舜典》里“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句话,用“咏其义以长其言”诠释歌曲的魅力。用格律来调和旋律,歌曲成为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对歌唱有着“迴居诸乐之上”的评价,歌唱在人类的情感表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内蒙古草原上同样流淌着一条条歌的河流,汇聚成“歌的海洋”,歌声与内蒙古人民相依相随,抒发着草原人民的深层情感。自草原游牧文化初期起,草原歌声历经岁月变迁,生生不息,与各民族音乐文化共同筑起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化。

歌曲是历史产物,反映时代特征。现当代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草原风格歌曲,在社会发展中引领时代风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敖包相会)(1952年)、《美丽的草原我的家》(1978年)、《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1999年)、《鸿雁》(2009年改编)等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艺术家满怀对祖国、家乡的热爱,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用歌声记录着历史的印迹,成为历史视域中时代的回音,谱写着时代篇章。

新时代召唤新的歌声,反映时代面貌。时值建党百年,新时代社会发展聚焦“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精准扶贫”“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时代的发展呼唤新的歌声。“放歌新时代”征歌活动回应社会关切,成功举办“放歌新时代——内蒙古原创歌曲演唱会”续写着内蒙古原创歌曲演唱会的历史印迹,反映了新时代的社会面貌。《万岁的祖国》(克明、李昕词、李兆珏曲)、《各族儿女心向党》(王晓岭词、李凯稠曲)等歌曲,唱响了“我要张开那臂膀,紧紧把你搂进胸膛”“各族儿女心向党,万众一心有力量”的新时代强音,带着草原的呼唤,继续牵动着无数人对内蒙古的向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品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要褒贬分明、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解剖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剖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渡澜小说中的神话意蕴

渡澜小说中的神话意蕴

◎艾嘉辰



中春夏秋冬皆是春天,四季无二无别。

“我”最后一次见到乌尼戈时“乌尼戈仰躺在一个捆捆散发着芳香的木枝旁,迎着阳光,每一寸皮肤都充盈着生命。”这是乌尼戈的第三次出现,他恢复了一切,一如“我”初见他时的那般美与青春。无法被摧毁的乌尼戈和他身上所具备的青春与美便是永恒春天的象征,乌尼戈就是自然与美的化身。这段末句写到:“我们的朋友乌尼戈永生不息——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消失了。”开头是春天,结尾也是春天。开头是在春天消失,结尾是在春天遇见。小说开篇的春天和小说结尾的春天是同一个春天,比喻乌尼戈是既消失又存在的,即短暂又永恒的。所以开篇的消失反例是存在,而结尾处的存在却预示着乌尼戈即将消失。乌尼戈的消失就像是“水溶于水中”般,的确消失了,但又无处不在。这里的“消失”与小说首句的“消失”首尾呼应,形成一个完美的、永远停留在春日闭环。而乌尼戈就是无数个永恒春日轮回本身。

小说以四季轮回为基本结构,但又体现了弗莱原有理论中不具备的模式:在第三次轮回中打破了“春-夏-秋-冬”的固定结构,将轮回停止,或是将轮回放之于某一具体季节——即春天中进行运动。同样的,乌尼戈的三次“死亡与复活”与四季更迭顺序并不完全一致,而是有一套作家自己的突破了弗莱表象叙述层次的深层结构。这在创作上值得肯定,避免了程序化、自动化的情节安排。

除此之外,小说角色的名字都不源于汉语传统,而充满了丰富的隐喻和象征意义。“乌尼戈”是蒙古词汇,意为“狐狸”。而狐狸正是小说开篇中提到的“鼯鼠”的天敌。鼯鼠在小说中象征那些迫害乌尼戈的小镇居民,将“乌尼戈-小镇居民”与“狐狸-鼯鼠”这套隐喻系统连接,从开篇便建构小说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二者是从根本上敌对的关系,也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我的房客乌尼戈,在一个鼯鼠满世界跑的春季消失了。”“鼯鼠满世界跑”说明它们的夭折——狐狸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回应了“乌尼戈的消失”。当小镇居民们依然无知地迫害乌尼戈时,鼯鼠——即小镇居民内心邪恶的外化象征也无法遏制地蔓延开来:“镇里的鼯鼠的确变多了,它们铺天盖地的涌出,满大街乱跑。”居民认为鼠灾是乌尼戈造成的,便对乌尼戈进行欺辱,而恰恰只有乌尼戈(狐狸)可以解决鼯鼠灾,以此讽刺人类的无知与狂妄。这种讽刺到最后便上升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而结局是鼠灾的爆发和人类的死亡。

小说中“我”的名字“边巴”则来源于藏语,意为“土曜日、土星”。在小说中作者把“我”塑造为一个年纪大的有学问的男人,这与土星在占星学上的意义一致:“土星是星盘里代表父亲的重要元素之一”。同时“土星的特质是沉重与缓慢”,与土星联系的关键词有:“冷漠、沉重、迟缓、单调、干枯”。“边巴”的土星隐喻在名字上暗示了“我”的性格特征。

渡澜的小说是具有挑战的头脑风暴,也是精致用心的解谜游戏。《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围绕主人公乌尼戈的三次消失与三次出现为主线要素,同时运用弗莱的“四季说”架构全文,内嵌三个四季轮回,根据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安排乌尼戈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命运,又赋予人物名称丰富的象征与隐喻意义。

面对渡澜“别是一家”的作品,其表达、譬喻和想象不能用现实主义的生活经验去解释,因此未来针对渡澜作品的分析应着重注意运用合适的文学批评方法,重分析而轻描写,这或许可以更好地回应与之相关的问题,并给予“滞缓”的当代文坛更多新的可能性。



聆听大地的歌声——「放歌新时代——内蒙古原创歌曲演唱会」观后感

◎秦雪峰

